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在 农村中的阶级政策问答

陕西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党在农村中的階級政策問答**

※

陝西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西安北大街109号)

西安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西安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陝西分店发行

※

787×1092 1/32 • 1印張•19,500字
一九五八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2,000 定價：(5)九分

統一書號：T3094•37

目 录

1. 什么是党在农村的階級政策？为什么不能用民主革命时期的旧观点來看待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階級政策？……………（ 1 ）
2. 有人說：“合作化了，都是社員，还強調階級政策干什么？”这种說法对不对？……………（ 5 ）
3. 为什么要坚决依靠原來的貧雇農和下中農（主要是現在的貧農和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办農業社？依靠他們什么？……………（ 9 ）
4. 为什么必須在合作社的領導成分中樹立和巩固貧農和下中農的優勢？如何樹立和巩固这种優勢？…（ 14 ）
5. 为什么要对富裕中農坚持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 15 ）
6. 如何理解对待富裕中農既要加强思想領導，批判这些人的資本主义思想，又要在經濟上适当照顧这些人的合理利益？……………（ 19 ）
7. 对富裕中農的資本主义思想進行批判或說理斗争，同对“四类分子”破坏活动的斗争，是否有原則的区别？对富裕中農的資本主义思想進行批判或說理斗争，應該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22 ）
8. 为什么要坚决打击不法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23 ）

9. 什么是農村中的坏分子？为什么对坏分子要实行專政？..... (26)

10. 对于地主、富農、和農村中的反革命 分子的改造，該不該区别对待？怎样区别对待？..... (28)

1. 什么是党在农村的階級政策？为什么不能用民主革命時期的舊观点來看待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時期的階級政策？

答：党在農村的階級政策，是我們在農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根本政策。这个政策指導我們在進行革命和建設中，应当依靠什么人，團結什么人，反对和打击什么人，以爭取革命斗争和建設的勝利和巩固。为什么要制定階級政策呢？我們知道，各个階級和階層的人們，由于他們的階級地位不一样，因而就產生了他們各自不同的特殊的利益，特殊的心理，特殊的思想观点，这样就决定了各个階級和階層对革命的态度，或者拥护革命，或者反对革命，或者对革命采取中立的态度，或者拥护这种性質的革命而反对另一种性質的革命。党的階級政策，就是在各个不同的革命时期，根据革命的性質和任务，对各个階級和階層作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按照他們对革命不同的态度，正確配置階級力量，明確規定依靠誰，團結誰，向誰作斗争。这就是根据階級分析的結果，確定对各階級的政策。確定階級政策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革命的首要問題。早在一九二六年的时候，毛主席在“中國社会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就告訴了我們：“誰是我們的敌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这个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我們的革命要有不傾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們的真正的敌人。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將中國社会各階級的經濟地

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解放以前旧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时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第二步，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根据不同的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农村各阶级的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不同态度，以及各个时期各个阶级的力量对比关系制定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和工人阶级在农村的革命任务是改革土地制度，把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变成为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在这一革命斗争中，没有土地或只有少量土地的贫雇农，他们的革命态度很坚决，始终在那里积极奋斗，是革命的主力军；占有一定土地的中农，他们虽不如贫雇农那样坚决，革命开始时的态度是游移的，但他们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拥护这个革命，是贫农的同盟军。因此，我们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必须依靠贫雇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占有较多土地的富农，是不愿意改革土地制度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当时全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是及早恢复和发展生产，因此，我们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实行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把富农中立起来，并更好地保护中农，除去农民在发展生产上某些不必要的顾虑。占有更多土地的地主阶

級，是封建的土地制度的代表者，我們要消滅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實質上就是消滅地主階級。因此，我們在土地改革鬥爭中，就必須打倒地主階級。根據以上的階級分析，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黨規定了在農村“依靠貧農（包括雇農）、巩固地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消滅地主階級”的階級政策。

土地制度改革完成后，我們的農村即轉入社會主義革命。黨和工人階級在農村的革命任務，是要通過互助合作的各種形式，逐步地將農民的個體勞動者所有制改變為勞動羣眾集體所有制，是要限制和逐步消滅農村資本主義的富農經濟。這一革命性質和革命任務的轉變，農村各階級和各階層人們對革命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以資本主義剝削（雇工、商業投機和高利貸）為主要手段的富農經濟，是被限制和逐步消滅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下，富農當然不會再站在中立的地位抱着觀望的態度，而採取反抗和破壞的態度了。貧農（包括原來是貧農的新下中農），在土地改革以後，雖然獲得了土地，但他們在生產上、生活上的困難仍然很多，因此，他們堅決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堅決擁護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黨在民主革命時期依靠了貧農，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還必須依靠貧農。老中農當中，除了少數上中農而外，一般下中農經濟上仍然是不富裕的，政治上仍然是積極擁護共產黨的，因此，他們同貧農一樣是可以依靠的力量。至於新老上中農，由於他們有比較嚴重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對於社會主義是動搖的，甚至有一定的抵觸情緒，但又由於他們是勞動者，在黨和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和教育之下，他們

仍然是能夠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必須重視團結和教育、改造他們。根据以上的階級分析，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規定了在農村“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下中農）、巩固地与中農联合，逐步由限制富農剝削到最后消滅富農剝削”的階級政策。

党在農村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与民主革命时期的階級政策不相同，这是因为党在農村中的革命斗争任务已發生了变化，各階級和階層对革命的态度已發生了变化。有些農村工作同志，他們看不到这种变化，習慣用民主革命时期的旧观点來看待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階級政策。比如他們对富裕中農的看法，就沒有看到富裕中農在兩個革命时期所表現的不同特点。富裕中農是農村中的上層小資產階級。这个階層具有兩面性的。一方面他們是劳动者，另一方面，他們是比較富裕的私有者，占有較多的生產資料，而且在合作化以前一般地有过輕微的剝削，因而他們具有資本主义的自發傾向。在民主革命勝利以后，農村生產力从封建制度的束縛下解放了出來，富裕中農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家里有了余錢剩粮，他們就学富農的样子，想利用这些余錢剩粮來進行高利貸，囤積粮食，賤買貴賣，以至雇用長短工來進行剝削，这就是富裕中農自發的資本主义傾向。党在民主革命勝利后，接着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即是要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和產生剝削制度的根源。一九五三年党宣布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路綫，并決定实行統購統銷，進一步开展農業合作化运动。从这时候，一些富裕中農总想走“一家富万家窮”的資本主义歪門邪道，就同党指出的全体農民共同富

裕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發生了根本分歧。因而，他們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是动摇的，甚至是有抵触情緒的。这就是富裕中農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表現的特点。如果我們看不到富裕中農在两个不同的革命时期所表現的不同特点，仍然用民主革命时期的旧观点來看待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富裕中農，就会对他們的資本主义剝削思想和个人“冒尖”的企圖熟視无睹，不僅达不到团结、教育、改造富裕中農的目的，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中農隊伍的动摇，影響農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但是，我們也应当看到富裕中農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劳动者，必須对富裕中農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只強調团结，忽視改造是不对的；只強調改造，放棄团结也是不对的，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团结。我們对富裕中農的团结，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則下达到团结，不是同富裕中農的資本主义思想傾向和平共处，无原則地迁就他們的动摇性。

2.有人說：“合作化了，都是社員，还強調階級政策干什么？”这种說法对不对？

答：農業合作化后，有些人对是否应当在農村繼續貫徹执行階級政策的問題發生了怀疑，甚至还有人否認階級政策的必要。他們認為，農村已經合作化了，絕大多数農民都变成社員了，过去的地主、富農也入社了，因此，“階級区分已經不存在了”，“階級斗争已經結束了”，“不必再強調階級政策了”。这些看法都是非常錯誤的。这是由于，他們对合作化后兩条道路的斗争認識不清，从而丢开了階級观点

和階級分析方法。

我國農村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合作化，這是事實。但是，合作化的實現，只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社會主義改造的徹底勝利，則還需相當長的時間的鬥爭。所以，農業合作化雖然實現了，但並不等於在農村中就風平浪靜了，再沒有兩條道路之間的鬥爭了。

首先，我們不能忘記，農村中的地主、富農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正在被改造，要使這些人從思想到行動都變成社會主義的勞動者，無疑是一個長時期的任務。這個改造已經收到效果。但是一部分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在一起，仍然在等待時機，反對合作化，反對統購統銷，挑撥工農關係，擾亂社會秩序。去年六月上旬以前資產階級右派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期間，在農村里，就有一些堅持反動立場的原地主、富農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乘機而起，恫吓農民、毆打幹部，甚至公然企圖倒算，翻土改之案，要搞垮合作社，要篡奪合作社的領導權。這還不是非常明顯的階級鬥爭嗎？不論城裏的事情和農村裏的事情，都在說明階級鬥爭並未結束，在一定的期間、一定的條件之下，階級鬥爭還很激烈。

第二，富裕中農的大多數雖然在合作化高潮中間貧農、下中農一起參加了合作社，但是許多人是“隨大流”，被社會主義改造高潮捲進來的，並沒有充分的自覺。他們在參加了集體的生產活動和收益分配以後，很多人感到“不自由”，感到經濟上“吃了虧”，對合作化不滿。在農村中，當

地主階級被打倒、富農經濟被消滅以後，富裕中農自認為是目前在農村中取于公開同社會主義較量的一个階層。富裕中農中有嚴重資本主義傾向的，主要是在兩個問題上與我們鬥爭，一个是糧食統購統銷，一个是合作化。他們中有些人在農村帶頭叫喊糧食不夠吃，進行糧食投機活動。在合作社中，有的散布流言蜚語，渙散社員的信心，时常不参加集体生產，甚至挑撥幹部和羣眾關係，鬧退社；或者爭奪農業社的領導權，改變農業社的經營方針，使農業社囤積糧食，瞞產私分，不賣余糧，不還農貸，不擴大公共積累，企圖達到搞垮合作社，發展資本主義的目的。這還不是反映了兩條道路的鬥爭嗎？還在農業合作化的高潮期間，毛主席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關於“誰說鷄毛不能上天”的按語中做了這樣的分析：“在中國，富農經濟很弱（在土地改革時期征收了他們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農大多數已無雇工，他們在社會上的名聲又很壞），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農的力量却是相當強大的，他們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國的農村中，兩條道路鬥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過貧農和下中農同富裕中農實行和平競賽表現出來的。”農業合作化以後，絕大多數富裕中農參加到合作社中來，兩條道路的鬥爭也就表現為合作社的內部鬥爭。毛主席在同一按語中又指出：“在富裕中農的後面站着地主和富農，他們是有時秘密地有時公開地支持富裕中農的。”很明顯，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在暗中宣揚資本主義，瓦解和破壞合作社，也助長了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這些，事實上也就是引起兩條道路鬥爭的社會根源。

由此可見，和城市一樣，在農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會主義或者是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這是整個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得到徹底解決。不過，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已經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下，兩條道路之間的鬥爭，突出地表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鬥爭。在我國目前的具體條件下，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在某些範圍內表現為敵我矛盾，在其他範圍內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而且大量地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只有在少數情況下才表現為敵我矛盾。不法地主、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他們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有些人把農村里的“地、富、反、壞”四類分子的破壞活動與犯罪行為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了，實際上也就是忽視了敵我矛盾的存在，把敵我矛盾錯誤地看成了人民內部的矛盾。至於富裕中農對於社會主義的動搖和不滿，則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不能看作是敵我矛盾。有些人將富裕中農和地主、富農相提並論，將有資本主義言行的富裕中農和有破壞活動的地主、富農一樣對待，是將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錯誤地看成了敵我矛盾。這些都是不對的。

農業合作化以後，既然還有階級鬥爭存在，還有兩條道路鬥爭的存在，怎麼可以不再強調階級政策了呢？階級政策是黨在農村的根本政策，不僅在過去實行土地改革、實現農業合作化時，要貫徹執行，就是在今後鞏固農業合作化制度的鬥爭中也必須貫徹執行。在合作化以後，堅決貫徹執行黨的階級政策，特別是保持原來的貧雇農和下中農（主要是現在的貧農和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在合作社領導成分中的優

勢，是巩固合作社的首要条件。事实證明，在合作社的領導成分中，是貧農和下中農占优势，还是富裕中農占优势，这直接决定一个合作社的發展方向和能不能巩固。那种認為農村中的“階級斗争已經結束了”“不必再強調階級政策了”的看法，是非常錯誤的。

3.为什么要坚决依靠原來的貧雇农和下中农（主要是現在的貧农和新中农中間的下中农）办农业社？依靠他們什么？

答：有些人对坚决地依靠原來的貧雇農和下中農（主要是現在的貧農和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这个政策界限弄不清楚，他們不懂得“原來”指什么时候？“現在”指什么时候？作过長期農村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農村中的階級成分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划分的；在合作化过程中，我們並沒有重新划分階級成分，但是，由于土地改革以后，農村中的階級分化並沒有停止，因此，在实现合作化的过程中，農村党的支部和派到農村做指導工作的干部，根据毛主席創造性的階級分析方法，把原來的中農称为老中農，把貧農上升的中農称为新中農；又在这兩部分中農中，根据他們的經濟地位，划分为老上中農、新上中農、老下中農、新下中農。这种科学的階級分析方法，对于更深刻地掌握各階層的政治动向，指導農業合作化运动，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当时，曾將这个方針公开告訴过羣众。由此可知，“原來”是指土地改革那个时候，“現在”是指合作化那个时候。这就是說，我們依靠的就是土地改革以后合作化以前的貧雇農和下中農，而主要是合作化那个时候的貧農和新中農中間的下中

農。

还有人認為農業合作化后，貧農和下中農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在好些農業合作社里“富裕中農”占相当多数，要使貧農和下中農在社的領導成分中占优势，依靠貧農和下中農办社，是行不通的。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应当弄清階級成分的划分，是由人們在生產关系中的經濟地位所决定的。在農業合作化实现以后，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也就消滅了產生階級的根源。貧農和下中農的生活水平依靠合作社（生產資料集体所有制）达到或者超过富裕中農的生活水平，不能同入社以前依靠个体經濟（生產資料私有制）和一定的剝削上升为富裕中農的混为一談。因而，对于農業社中“富裕中農”占相当多数，应当作具体分析。老上中農是在土地改革前，依靠个体經濟和一定的剝削达到富裕中農的經濟地位；新上中農是在土地改革以后，也基本上是依靠个体經濟和一定的剝削由原來的貧農上升为富裕中農的。這兩部分上中農，都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經濟基礎上產生的，因之，都具有自發的資本主义傾向。在实现合作化以后，貧農和下中農依靠集体經濟在生活水平上赶上或超过原來的富裕中農，他們和原來的富裕中農根本不同，他們是坚决拥护社会主义的。因而，如果認為在合作化以后“富裕中農”占多数，不作具体分析，就認為不能依靠貧農和下中農，包括那些由于依靠合作社集体經濟而达到富裕中農生活水平的貧農和下中農，是非常錯誤的。

为什么要坚决地依靠原來的貧雇農和下中農（主要是現在的貧農和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呢？我們知道，貧農

（包括雇農）原來約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他們只有一小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生產工具，有的完全沒有土地而只有一些簡單的生產工具，他們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雇農），和半無產階級（貧農）。他們是不能依靠耕種自己的土地來維持全家的生活，一般都須出賣勞動力，有些還靠出賣勞動力作為生活的主要來源。由於貧農處於這種經濟地位，他們迫切要求革命，推翻剝削階級的反動統治，從經濟上和政治上解放自己。在土地革命鬥爭中，貧農表現得勇敢堅定，正如一九二七年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所說：“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是貧農。從秘密時期到公開時期，貧農都在那裡積極奮鬥。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所以，毛主席又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說，貧農“是中國革命的最廣大的動力，是無產階級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軍。正由於我們堅決地依靠了貧農，並牢固地團結了中農，因而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土地改革的完成，使貧農在政治上獲得了解放，在經濟上得到了翻身，他們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貧農深刻地認識到翻身是靠共產黨的，他們知道“聽共產黨的話沒錯”，因而對共產黨的領導表示衷心的擁護。經過土地改革以後，貧農雖然分得了土地和部分生產資料，但由於小農經濟本身的脆弱性和受城鄉資本主義剝削等原因，在合作化以前，貧農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農戶，仍然處於貧困的地位。這些貧農迫切要求通過合作化的道路、即社會主義的道路解決生產上和生活

上的困难。原來的貧農中大約有三分之二的農戶，在土地改革之后已經上升为新中農，但是他們当中除了少数上中農而外，多数在經濟上仍然是不富裕的，因而在政治上，他們也是積極拥护共產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他們仍然同貧農一样是可以依靠的力量。还有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比較接近，而和新老中農中間的上中農不同。但合作化以前，農村中的下中農大部分是由土改时的貧農上升的。所以我們說主要是依靠現在的貧農和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总之，貧農和下中農是農村中社会主义革命的積極力量，我們只有依靠他們才能完成農業社会主义改造事業。全國農業社会主义改造的勝利，主要是在共產党領導下，依靠貧農和下中農，團結广大農民羣众努力奋斗得到的。貧農和下中農進入合作社后，随着生產的發展，收入大都有了增加，生活有了改善，有一部分人現在已經达到或者超过富裕中農的生活水平。他們清楚地知道，合作化是他們从經濟上徹底翻身的靠山，就自然要把他們的命运和合作社联系在一起。基于貧農和下中農的階級利益，他們对于那些不法地主、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破坏合作社的行为，表示了最大的憤慨，積極作斗争；对于富裕中農散布的資本主义言論，也是不贊成的。他們对于合作社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也常常采取積極的主人翁态度，帮助干部想办法克服。他們坚决維護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資本主义道路，和各种坏人坏事作斗争。总之，貧農和下中農在入社農民中，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他們是農村中社会主义的支柱，因而在兩条道路斗争中他們就居于

優勢的主導地位。我們在今后進一步巩固農業合作化制度的斗争中，仍然要坚决地依靠貧農和下中農，这是动摇不得的。

至于由原來的貧農中上升为新中農中間的上中農（即富裕中農）这一部分人，为什么不能作为依靠对象呢？这些人在土地改革以前，都是过着受压迫、受剥削的贫困生活的貧農；在共產党領導下，他們才在經濟上、政治上翻了身，發展了生產、改善了 life。但是，土地改革之后，他們有了土地，占有了生產資料，當他們开始能夠進行擴大再生產，生產資金和生產資料的積累开始加快的时候，有的甚至獲得若干剝削收入的时候，个人發財致富的慾望也就强烈地增長起來，他們中有些人就“財迷轉向”，要走自己个人發財的資本主义道路，就同党領導全体農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背道而馳。因此，他們中間，就有不少人由民主革命时期的積極分子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阻力，所以，对于这一部分人，我們应当繼續團結他們，教育他們，端正他們的政治方向，但不能作为依靠力量。

有人認為，依靠貧農是共產党愛窮。这个看法是錯誤的。我們所以不依靠富裕中農，对一部分富裕中農進行思想批判，是因为他們具有資本主义思想，留恋資本主义剝削制度，并不因為他們富裕了才不依靠，才批判，我們也并不是主張越窮越好。要知道，我們共產党人絕不反对人們过富裕的生活，我們只反对那种“發一家、損千家”由剝削得來的富裕生活；至于通过集体的辛勤劳动使大家共同富裕，正是我們進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我們坚决的依靠貧農和